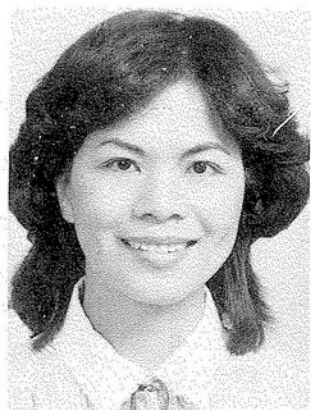


龍 眼 樹



陳溫涼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生
台北市人
中國文化大學畢業
經歷/
中國文化大學助教
現職/
家庭管理

作品/
山城作客（七星山之旅散文第二名）
奶奶的生日宴（中國社會教育社家庭
倫理徵文佳作）
涓滴成流（全國加強儲蓄徵文佳作）
魂牽夢縈外婆家、佳禮、難忘北國風
光、琴韻伴我好時光等十數篇。

散文第二名 陳溫涼

果樹當中我偏愛龍眼。

除了珍愛它汁多液蜜的果實，更愛它拙樸無華的樹身，尤愛它特具含意的樹名——龍之眼。

那晶瑩剔透的果肉，包著漆黑如墨的果核，是巨龍靈慧的雙眸，小時候，我深信不疑。

長大後，每見龍眼，總要佇足凝視，而眼前浮現的是三合院的老家及許多至愛親人的身影。

我那位於北投近郊江行尾的老家，植有許多龍眼樹。我懂事時，祖父年事已高，他將那用血汗購置來的大片田產，公平地朋分給他的五房兒子。而遍植山坡及菜園的龍眼樹，則屬「公家」。對幼小的我們來說，龍眼才是祖父的最佳贈產。

古厝的龍眼樹，共有幾棵，不曾細數，印象最深的就數「大欖」、「母子樹」及「駝仔」。

大欖龍眼

三合院正廳後方的那棵龍眼，在我幼小時，便已長成一棵巍巍然的大樹——濃密的樹葉，粗壯的樹身，枝極分伸狀如綠傘。或許因其大得覆天蓋地，無以名狀，家人索性給它按上「大欖」的樹名。

說人長得人高馬大，英雄威武叫大欖（台語），和祖父清瘦的身軀聯想一塊兒，或許並不相稱。但祖父披棘濼褻，克勤克儉，堅毅果敢的創業精神，在我們晚輩的心目中，却比凜然不可侵的「大欖人物」，更令人肅然起敬。

祖父極幼時，曾祖父便過世。他和曾祖母相依為命，原住在三合院舊址一間極為簡陋破舊的茅屋裡。他年紀雖小，志氣却高。立誓要靠他的雙手，讓苦命的曾祖母，有片屬於自己像樣的家園。

他先是在附近一位有田有產的人家去幫傭。下田踩水車，引渠灌溉，上山伐薪砍柴、插秧、割稻，負重挑肥。他樣樣都做，事事做得令主人稱心滿意，但也只能換得足以糊口的幾斗米糧。

幾年後，因著他的勤奮不懈，這位仁慈的地主，竟大方地把他那幾近廢耕的一些田地，無條件交給祖父耕作，祖父欣喜若狂。

鄉人知道了，紛紛笑他：

「連狗都不放屎的地方，還能長出什麼東西來。」

祖父不管，他說：

「我相信田土可以變成金。」

於是，他日日夜夜地耕作，鬆土、灌溉、犁田、施肥。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他的辛勤耕耘下，不數年，這片寸草不生之地，竟長出綠油油的稻子，結成黃澄澄的稻穗。村人對他化貧脊為沃野的傻勁，不得不另眼相看。

他事親至孝，常拿辛苦賺的錢，上街買最好的東西，回來孝敬曾祖母，自己則省吃儉用。

等到他成婚時，已有能力自購產業。到他的十個孩子先後出世時，他的田地也一分分地增加。先是一甲，然後增成十甲。田產較多後，他仍不改勤勞舊習，粗茶淡飯，終身奉行不逾。他的五對兒媳，個個都孝順敬畏他，事事以他為榜樣。他常對他們說：「省才有底，有土地才有根基。」

秉持「土地永不欺人」的信念，他領著兒孫，繼續揮汗沐雨。到他有能力蓋起我家題名為「貽蔭居」的大厝時，已是地方上擁有數十甲田產的殷實富農了。

那蘊育萬物的土地，讓祖父達成孝親的心願，也讓父親和叔伯們的數十位子嗣，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享較豐的物質生活。祖父遺贈我們的，絕不只是那些有形的田產。

母子龍眼

植在二伯父菜園中央的龍眼樹，和其他龍眼一樣，春時開花，夏時結果，果實大，果肉甜。它特異的樹形，見者無不稱奇。主幹雖不甚粗，筆直而上，約三尺餘，一分為二，一大一小，一高一低；那較小株雖只圓圓一小叢，却也長得綠意盎然。而另一株，直聳入雲，蔥綠蒼鬱，像華蓋一樣，護衛著這棵幼株，狀如相依相偎的一對母子。

阿明哥未上學時，常由二伯母扶到這樹下，為我們講述百聽不厭的故事。

阿明是二伯母的三子，五歲時，因麻疹發高燒，成為雙眼全瞎的盲人。

二伯母育有八位子女，四十歲時，二伯父因惡性瘧疾離開人世。那時正逢二次大戰，二伯母的兩位較長兒子，先後被日本台灣總督府，征去南洋當兵。她以一介目不識丁的女子，母兼父職，獨力將眾兒女扶養長大，個個成為安份守己，奮發有為的人。

對於阿明，她的付出尤多。

阿明麻疹初癒時，雖右眼全盲，左眼尚有幾分視力。二伯母以為：「只要找對醫生，這眼定有復明的一天。」於是她背著他四處求醫，吃盡千辛萬苦，可惜不見起色。

有年夏天，阿明在稻埕為祖母揸背，一隻正在覓食的公鷄，竟不巧地對準他那尚有幾分視力的左眼啄去，啄得他血流不止，哀哀叫疼，從此他便真正失明了。

不能和同齡的人去入學，是阿明最大的遺憾。

我進小學後，每放學，做完功課，便和玩伴到龍眼樹下去陪阿明。對那嚮往已久的陌生世界，阿明好奇地問我：

「學校好玩嗎？」

「不好玩，整天讀書，唸不好，老師會打。」我說。

「我就是青睞無法去上學，如果我能去，一定要用功。」

聽他的話後，真覺羞愧。具有一對明亮雙眼的我，為何不如雙目全盲的阿明哥。從此，到學校，努力學習，課業日有進步。

他十六歲時，二伯母為他取得進入盲啞學校成人班就學的機會。二十一歲，他畢業。本來以他優異的成績可以直升初中，阿明却對二伯母說：

「阿母，我雖然很想再唸書，但妳那麼辛苦。我現在可以靠捉龍（按摩）討生活，想早點出去賺錢，讓妳過好日子。」又說：「我眼睛雖然看不見，但依然是個具有好手好腳好頭腦的有用之人。」二伯母聽後自是高興：「想不到一般人心目中只能終身向人低頭，供人俸養，甚而向人伸手乞食的殘障兒子，竟也有出人頭地的一天。」

這以後，除了理家下田，常可見二伯母牽著戴墨鏡的阿明哥，行走於旅舍及老家的道途中。他們勇敢地行過風雨歲月，一如那棵相親相愛的母子樹。

駝仔龍眼

駝仔這棵龍眼，植在我家的鴨寮邊。因長得佻倻怪異，家人恒常這樣戲稱它。

曾經好奇地問過長輩：「它本來就生成這樣嗎？」

「不！被壓彎的。果子生得多，又讓你們這些小鬼爬上爬下。」

爸自小身子骨差，據說三五天總要生次病。人瘦削得有如臨風將倒的一根竹桿，又像風浪中船身受損的危船。以是，鄉人為他取了「破船」的不雅之名。

為此，他幾乎無法下田耕作，只好把祖父分與他的那幾甲地，租與一位近親，靠微薄的收入，養活我們一家九口。

生活拮据，自是難免。為了讓兒女們有機會受更高的教育，爸便以編製芒掃為業。

常是這樣的情形：大熱天，爸頂著烈陽，在稻埕曝曬月桃莖及五節芒（這些都是做掃把不可或缺的材料），媽在龍眼樹下打芒花，拔芒葉；落雨天，爸把一擔上百支的掃把，放在古厝的門邊，望著灰濛濛的天空，眼神流露出不得出門營生的無限焦慮；寒風刺骨的日子，爸穿著單薄的衣褲，抖著身子和商人量秤芒草的斤兩；雨落大了，龍眼樹不得遮身，爸躲進鴨寮，低著頭，勤奮地細掃把。

若不這樣，爸無法支付成群孩子的衣食及瑣費。

明知如此，在同學面前，我仍羞於提及我的父親。

中學要畢業，升高中填表格，面對父親職業一欄，我困惑異常，嘟著嘴問他：

「阿爸，你只能賣掃把，既不是農人，又不是商人，到底要填什麼？」爸遲疑了許久，對我歉然地說：

「就填做小生意吧！」

我十分無奈地寫下「販夫」二字。

爸在一旁窘迫道：「只要不偷不搶，規規矩矩做頭路，也不是什麼見笑人的事。」

這以後，爸不論晴雨，不管風寒，上山砍芒草，回家綁掃把。赤足荷重，沿街叫賣掃把，換來了我高中、大學的學費。

大學要畢業，我以優異的成績，取得上台領獎的機會。第一次邀爸參加，爸一臉的笑意，原本瘦黑的臉皺紋更深了。他摸摸自己灰白的平頭，尷尬地回說：

「妳阿爸這麼沒樣子，到那種高尚地方，很不習慣。」

披白紗的那天，爸為我首次穿上西裝。長期負重的結果，他的身子駝得幾乎直不起來了。質地極好的西裝，穿在他的身上，只覺鬆垮而多綳。

惜別宴上，餵食新娘的阿婆，頻頻說著吉祥話，最後她說：

「給妳爸媽說好話。」我什麼也沒說。

當爸挽著我的手，緩緩步出古厝，行經鴨寮的龍眼樹時，我哭了，淚眼向龍眼道別：「請為我珍重。」

前些年，三合院的親族，商議將古厝改建大樓。條件談妥後，「貽厥居」很快被怪手夷為平地，龍眼樹在利斧下，依依不捨地離開我家這片平坦堅實的大地。

無情的歲月流轉飛逝。當大樓高高聳立，棟棟被裝璜得美輪美奐時，祖父、父親，還有我許多至親至愛的長輩，却已先後做古，無福留居了。

雖然，今生再也無法重見那陪我度過童年，伴我行過少年，青年的龍眼樹，但在我步入中年的現在，龍眼樹依然恒久立在我的心中，直到永遠。

我真的越來越喜歡龍眼樹了。